欽欽新書 六
共十

欽欽新書目次

第十六卷 祥刑追議四

傷病之辨十二 告以毆傷疑在病患 沃川李戒昌 實曰被打

傷病之辨十三 年老被搶氣絶無痕 信川李京奉 實曰被搶

欽欽新書卷之十六

祥刑追議四

自他之分九 被打醉歸疑於跌溺根由使酒實因落水

黃州民金成白打文挺樞 初檢跋詞曰兩人相鬪時光景乃有賓天龍目覩其言曰成白數三次敺打又曰成白手執小棒形如鐮柄是如爲乎旀安玄己段欲爲挽解反被踢打至於昏倒各自迯散是如爲遣又曰挺樞被打小地大呼喉嗒回卽起立故渠乃携出是如爲臥乎所移乙之怒至及安哥則挺樞之無限被打推此可知是乎旀驗其傷

處則左右膁肕皮脫皮損絜其圓圍大者二寸七分小者二寸二分俱非致命之傷是乎遣審其溺處則菉沙村通涉之灘水也水深不過五尺是如乎被打而無要害之傷溺水而在清淺之灘事情到此眩惑莫甚試令極屍人文師喆等作草偶人卧之水中以像其形則自腰以下泥在水中自腰以上其水漸淺至於頭部著在水滣氷澌之上是乎旀師喆之言曰雪埋頭部只見衣端故拔雪拯出是如為乎所今則腦後髮際小有水痕頭顱面部無不乾燥口鼻不滓肚腹不脹理所然也安玄已第三招曰其日黃昏望見菉沙之路問是何人答曰我乃文風

憲今方還家以此觀之此時精神尚未迷亂是乎旀所著衣袴不知去處想已遠漂惟布襪一隻行纏一隻唐鞋一隻掛在下流沙石之間盖此挺樞脫袴涉水手持袴襪及其昏倒不覺放手是乎旀其日之夜風雪極寒挺樞以年過五十之人泥醉契酒又喫一棒醉氣憤情一時翢中黑夜迷程遂忘舊涉誤渡上流纔入水中寒冷逼身困眠眩暈蹉跌仆水仍卽致死而足指甲之沙泥左右手之向前合於法文是乎等以實曰段以被打渡水困醉寒逼眩暈致死懸錄屍帳爲乎旀金成白段以被告錄上爲在果挺樞成白老少懸殊而忽逢下待言語之間似稱何䢖又被

毆打寃欝之心發於醉中乘夜獨歸遂至於此是乎旀金
成白段向天龍問馬去處在渠有何所妨無端起怒有
此毆打究厥所爲萬〻兇獰是乎旀兩臁脚虛多傷處其
色紫黯四畔血瘢此皆折籬爲棒肆意獨打者也雖使
強壯之人被打如此決難運身況老者乎及至水邊醉
困氣盡觸寒昏仆苟究其本實由被打是乎旀行兇器仗
不能拾得玆無圖形是乎旀覆檢官段以載寧郡守請移
擧行◯評曰裵呑鶻突首鼠周章胡至是也被打渡水
困醉寒逼眩暈致死有是理乎被打者無渡水之理傷重
至死者無以渡水渡水者無困醉之理沈醉則初不臨水困醉者無寒

逼之理（醉者不畏寒）寒逼者無眩暈之理（寒逼則精神頓清）一、剥、一、
換、移、步、幻、形第二節與第一節不應第三節與第二節
不應第四第五節節不應以此斷獄獄可斷乎夫渡水
以下八字是文挺樞自作之孽被打二字是金成白當
死之案觀於實因則金成白者命當半償冤當半伸乃
曰金成白（段）以被告懸錄豈不料哉實因既然則金成
白（段）當以正犯兼被告懸錄豈可促作被告人身名乎
究厥所為萬萬兇獰安得為被告乎其色紫黯四畔血
凝安得為被告乎兩手執、餅兩脚跨鞍、獄其可斷乎
按無冤錄自溺死條曰鬪毆了各自分散或去江河才

經相打尚困乏若困醉頭旋落水渰死其屍上雖有毆打痕損只定作落水致死最便打傷雖在要害處令既落水身死則是他故致死分明令此文挺樞之死明合此文則實曰但當曰落水致死再不可增附一字其本事根曰別有叙列不必曰落水由於被打也蓋此死人昏夜獨行自意褰涉則其傷之未甚可知又何以被打爲咎乎鄉村暮歸者尋常遇鬼身入水中足不離地遂至昏倒致命者項背相望語雖似恠事本恒有此獄雖非鬼祟而鬼祟曰可講也水中遇鬼法雖不著邪魔卒死明有一條無冤錄於水於山於路於室既爲邪魔之所中則不可

曰法文之所無也凡遇鬼道死者其屍柔軟不缺按無
冤錄在牀燒死條曰薰蒸死者其屍軟而無傷與夢魘
者相似則鬼死者之柔軟明出法文但於魘中條區別
形證獨無柔軟之說為缺典耳凡遇水死之屍宜察之
以魘中之證驗之以柔軟之形斯可為理冤之一助也
覆檢跋詞曰今此屍身既經被打且兼溺水其死幾至
二旬渾體無不僵凍而臃肭之外都無傷處腹不膨脹
手甲無泥叅以證招被打明白而既非要害之處又非
致命之傷則其死不以是也若云投溺下流水深何必
投之於淺流乎蓋此挺樞始既逢辱纔又被打醉氣憤

心一時交攻頓忘来時之騎馬又失常渉之故路川流旣
廣筋力耗盡幾乎沈濟凍氣撑中酒暈衝上頭旋昏佈
不能更起是遣足指甲之沙泥左右手之向前溶合法文
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渡水困醉頭旋致死懸錄爲乎旀金
成白段以被告錄上爲在果不知老少之別凌辱毆打致
令挺樞不勝憤恚昏夜作行有此殞命○評曰初檢覆
檢魯衞之政也其實因雖或數字差錯大體相合又何
爲三檢也皆不可曉
三檢䟦詞曰及至川邊旣失慣渉之灘迷入黑夜忽陷
生路之水高崖左撗長川前亘渉出無路溯洄轉竆寒

氣倍逼於身上因力自盡於川中乃以顛蹲遂至渰死
是如乎實曰陵以醉鬪被打後入水昏眩致死懸錄爲乎旀
水淺不過三尺三寸周尺也其距常涉之處不過十餘步
是乎旀挺樞鞋隻拾得於此岸沙田之畔則將渡而遺落
者也節金成白陵以被告懸錄○評曰水淺雖淺若其
水廣恰過百步則力盡昏倒容或無怪而初檢三檢皆測
水淺不量水濶其亦疎矣醉之將醒天寒水冷則其中
寒卒倒亦是常理然則論此事理者宜言酒醉而三檢
之案皆以沈醉爲說亦其思未精也
巡營題辭曰此獄所以三檢者初覆實曰旣謂之被打

又謂之渡水眩暈渡水頭旋囫圇執定不能斷被打自
溺之分也胷膛之痕其肉既軟膴肭之傷其皮僅損曰
此致命决無是理若謂之先殺後投則戕殺之跡何如
是輕歇投溺之水何如是清淺捨被浸痕之淺處投此
易露之淺灘有是理乎打者成白溺者挺樞而死由於
溺不由於打則成白已脫空矣諸安是日同被毆打而
若齊憤之心猶有瞋歸之說則息鬪而歸卽此可明眼合
拳握俱為自溺之驗是乎矣毆打一節不可不嚴覈懸鑒
仍定同推官待用刑約日會推爲旀此獄肯綮惟在於馬
匹之來歷貴同之招終始相左國彬之言必有隱情同

推之時嚴刑要出為旅此獄實曰明有無冤錄自投溺條可據之文而字多又有新頒禁令則令此過十字傅會曾所未見全沒慎重之體反啓滋惑之端初覆三檢官刑吏嚴刑懲勵次待用刑者枷上使⊙評曰　健陵晩年新增無冤錄附注云今後各項自死被死或係有他違端難於執定則具由懸錄毋嫌字多盖此受敎也嘗題所謂新頒禁令在此附注之前然所謂多字多不過六七字如所謂被打後將養不效致死少不過四五字如所謂威逼自縊致死雖曰多字情理明白　朝廷亦何苦禁之所禁者如此案之類耳今此三案皆於實因

上面載被打二字首鼠周章兩騎作說其字益多其理益亂此營題之所以貽也然今觀營題亦恐夫子未出於正無寃錄所云自投溺者謂死者有羞憤欲死之心自溺以殺其身也今此文挺樞乘醉入水昏眩卒倒與自投溺者其情千里不同何得以此而為正乎若使使相降為檢官必將曰自溺致死為其失實又豈特三官之沘哉茲所謂責人則明也

自他之分十被擠墮死誘之跌溺根由差役實曰被溺

平山民金延石殺金草同　巡營題詞曰自溺被溺最難分別不可以法文所載身上無痕口開等證直歸之

於被投溺死是乎矣金草同陸垌役之徃赴雖緣延石之詬辱方言築堤捍水曰垌延石之詬辱初非可死之憤恨則自溺一款非所置疑是在果草同不赴垌役延石連日叱辱蓄憤已久積怒未泄猝遇草同光景可想操刃則刃刺荷杖則杖擊將何所不至乎忿氣暴急以身投合轉而推擠於岸上遂使墮落於水中岸既懸危水深丈餘攀援不得氣盡致命當日之事如在目中假使草同沐浴之餘失足自墮則以傍人驚惶之心但當拯救之不暇是去乙袖手在傍視若尋常有是理乎車馬三漢俱以隣比之人且為垌役之伴於彼於此宜無愛憎而被投溺死之說

本係巡石之自吐是如丁寧納招無復可疑而不幸巡石徑死真贓未露行兇情節無以究覈是遣干連諸人方係金巡石檢所姑未舉論初檢狀無覆檢官巡請之說不審大矣初檢刑吏附過

案此時草同之親屬打殺巡石其檢案跋詞錄在報鞫條宜與叅考○評曰自溺被溺形證不同雖其詞證俱備其形證之或違或合在所辨論此題不信法文不知其可也分別之法在於法文而先棄法文謂難分別可乎

自他之分十一 糾象逼儒被趕入水根由使氣實因落水

順天民趙戒中等打李陽宅 初檢跋詞云李陽宅屍

體仰面則都無傷痕合面則左後肋脇雖有間間紫黷之色以手捫摩皆不堅硬是乎旀當初事端始出於趙戎中之不恭及科儒奔避之後其胞叅道中從弟以中追憤戎中之被打趕到林亭毆打金寅哲亦科儒兄弟乙仍于李陽宅自以首鬧之人或恐餘害之及遂乃惶怯而奔避是去乙此時金世江者為治橋梁與村人立於川邊是如可猝聞其洞里之人被打於科儒之隊而適見一士人之奔避挺身追逐是如乎李陽宅蒼黃飛奔之際忽逢追趕一倍恐怯不分死生投入水中是如乎趕逐之事渠雖自服毆擠之說終稱曖昧是乎矣伊日緊把不出於世江

則敺摘情節不可以平問得之是在果實囙段以避遜溺
水致死懸錄為乎旀起鬧初由於戎中又有道中以中之
作硬終之以金世江之趕追有此溺死之患則世江之
緊把在所難免三趙之所把亦當嚴處○按此不言其
人之為正犯其人之為被告令不可考
覆檢跋詞曰實囙段以被打投溺致死懸錄為乎旀趙戎
中段與弟聚黨敺打金寅掊兄弟則敺打之手獨不及
於陽宅乎金世江段在渠既無嫌端乃以居隣之義驅
人入水至於致命殊涉叵測分叱不喻屍體傷痕皆在合面
則在後追打明若觀火論其行兇世江為首戎中為次

故正犯段以金世江懸錄干犯段以趙戎中懸錄趙道中以中段糾聚村人亂打科儒終有致命亦涉究停而以中逃縣未捕○評曰實因曰被打兼投溺則金世江正犯兼被告矣箪云正犯不亦寃乎且投溺者被人投溺之名令以自投謂之投溺亦誤

巡營題詞曰無論被逐與被打李陽宅之死實由於戎中世江是如乎世江之招云大呼疾逐其人自入水中仍為漂轉故望見而歸噫嘻此何言也見人之溺必欲拯出人情之常而今世江始既趕逐又不拯救正犯之目渠何敢辭脊背左右肋脅之傷堅硬如此犯手毆打豈

非道中以中之所為乎然而致命之急乃在頃刻苟不溺水何以至此此則世江之罪也以中段卽為譏捕世江戎中道中段為先嚴刑一次取招踈報○評曰夢中說夢未有甚於此案初檢一夢也覆檢一夢也營題一大夢也夫檢案所觀只是實因一句實因他人則斯有正犯實因自已則斯有被告此檢案之大經大法也雖十人同犯辨其首從以為正犯雖人我同戕別其輕重以定操縱此檢案之大經大法也觀此三夢之案趙哥三豪若筮家之兄弟發動金哥一聲如戲場之傀儡突出雖其恐怖之端本起於他人若夫戕殺之實亶由於

自己孰主孰客不難今傍謹按無冤錄自溺死條曰鬪毆了各自分散落水渰死雖其屍上有毆打痕損不可定作致命去處只定作落水致死最便打傷雖在要害處辜限內令旣落水身死則是他故致死分明由是觀之說使李屍有折負破腦速死之傷但其渰溺在於絶命之前則其實因但當曰落水致死被打二字不當戴之於上頭況其所謂傷痕不過左右肋脇之傍柔軟處徵之傷乎揆以法文則凡被打深重者午時當死而已時投溺亦其實因當曰自溺致死何者其命之所以絶實由於溺不由於打故也實因雖歸於自溺若其打傷

之毒明係必死之地則議其罪犯或殺或配無所不可豈必以兇身之有罪不念此實曰之無他哉況以詞證言之趙戎中乃被打之人非打人之人趙道中趙以中乃打金之人非打李之人三趙之於此獄旣無當矣雖以金世江言之從背後而追打之則其傷宜在於左肋右脇手勢然也今此李屍兼有左肋右脇之傷豈皆金世江之所打乎又其肋脇之傷果爲致命之曰則理宜卽地顚踣顧當一道逃奔乎其傷之不深重可知矣大抵首毆戎中者李陽宅也其打重故其怯深其怯深故其走疾鋌鹿不暇於擇蔭風鶴皆足以助威當此之時

金世江一聲咆哮直令人七䰟逃遁是火則入火是水則入水本意猶在於游涉鈍身遂至於墊溺斯固被逐者之情境此又與威嚴逼迫衆寃弸結晝夜以思擧身投水者其情不類今若以威逼殺人之罪加之於金世江亦非其情矣當逐致死之人前有逃奔者而背有呌執者則法當執之何者奔而逃者非盜則淫非淫則殺不問曲直遮之逐之必欲其執而與之此吾人之常情鄕村之例法豈可與用意威逼者比而同之乎雖以見溺不救爲世江罪案彼溺旣由於我逐我情難乎於彼心從而徃則彼心益急捨而還則彼心稍緩此世江之所

以還也本非我讎亦非我親到此相救反成泥歛之痕
於後相從難免葬魚之禍悵然自崖而返不能隨流而
死是亦宜恕之一端一言以蔽曰此獄當以金世江為
被告而世江亦無償命之法何則被捉有可生之理赴
溺乃必死之地則避茲趨彼非世江之所能料也趙戎
中趙道中謂之詞連則可以謂之干犯則不可嘗題非
大夢乎

判付趙戎中獄事段歲月九更首從四變屬之疑案未為
不可而非但末梢行查便成公案家人共犯當坐尊長而
已書議以為一人起鬧三人致命遽難從輕誠亦得當戎

中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臣謹案一人起閙三人致命或者李陽宅妻子有自戕之擧也趙戎中還為正犯必有查啓中別般端緒令不可考

自他之兮十二毆傷致死掩跡投淵根由使酒賣日被打

藍浦民金應宗殺金致玉　初檢跋詞曰令此屍身拯出不過五日天氣且值極寒入棺出殯姑無變動之色淺暈微紅有若半醉之狀是遺視其許多傷處都係生前被打至於臭梁骨上微青之色人中鬚裡乾粘之血左頰之血瘢色右頰之紫黑色以至糞門之突出明是壓

塞而致死[是如乎]氣衝上下其跡昭然而鼻無血水口無泡沫二數無大小便之痕此則投溺深湫多日洗滌無惟其然[是乎遣]腹肚必不膨脹指爪并無沙泥又其結縛之處亦無血瘀之痕死後投水灼然無疑[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壓塞致死懸錄[爲乎旀]被殺之場既無骨肉之親投溺之時又無目覩之人執定元犯雖若疑眩致玉之所居土室在於山下其北十餘步許只有金應宗草家兩家相比更無他人隔溪相望三帿之地始有民村高聲相呼可以相聞[是乎遣]南至龍湫不過五里所經路傍無他人家所謂龍湫量以鈢尺長一百四十一尺廣四

十七尺深五尺在於山坂之下傍無人家是乎旀致玉本是酒妄應宗毆與爭詰者即應宗兄弟之招也乃者致玉除夕沈醉酗辱孔憐應宗之母不堪其辱至於痛哭應宗兄弟以死相鬪彼此高聲進退相鬪越自初昏至于夜半寂無人聲隔溪村人無不聞之應宗兄弟之并力行兇不聞可知是乎旀奪其衣冠委之路傍假作虎咬之形欲巧反拙人孰信之隣里騷動遍行搜覓伊其兄弟偃卧不出正朝之日人皆成服省其墳墓拜其親戚伊其兄弟昏昏晝眠不省人事抑獨何故半夜行兇五里投溺力盡而睡其跡莫掩金應宗段置之元犯金宗

甲陵置之干犯是在果渠若理直一室之內三人之招必
當如一而應宗夫妻及明甲所言各自不同半吐半吞
是乎矣應宗之妻金召史以妻證夫雖曰未安覈實是急
常例難拘不得已推問爲乎旀屍親金陽才呂光玉恬不
動念不卽告官有關風化不可不嚴治懲勵
覆檢跋詞曰俯壓之時無他看證眼目腮頰亦是緊要
之處則致命之本於被打灼然明白故實因以被打致
死懸錄爲乎旀曲躬結縛殆若負豬之狀委其衣冠假作
遇虎之形元日之白晝爛漫可驗其違夜不察其所行
究不言可知元犯以金應宗書錄干犯以金明甲書塡

為子旅應宗妻金召史段不但以妻證夫終涉未安若非嚴杖究問必難最服故不得推問餘與初檢同○評曰初檢之云壓塞致死詞證既闕形證不明特以其傷處皆不深重故以理推之曰壓塞致死此不無傅會之嫌故覆檢去壓塞二字然初覆檢之不相漏通法禁至嚴令壓塞二字本無詞證覆檢官胡乃曰俯壓之時無他看證乎竊見初案明若觀火是其疎處也

判付曰接屋居生只有應宗秉夜鬪閧亦是應宗而當晝閑寢先期自避俱被隣里之疑未免形跡之嫌此獄正犯捨渠而誰然而致玉之常時失性渠既熟知況以九寸之

親同居一場之內其所親厚非比凡人是去乙曰一酒後之狂酗至有夜半之戕殺揆以常情終不近理必得可據之公證可執之眞贓然後獄情無疑晦之慮犯人無稱寃之端是如乎應宗明甲等乙良秋巡時親執詳覈鉤得實情狀聞

自他之分十三山坂被毆坑塹跌墮根由爭山實曰折項

高陽民李起宗等殺李景耇　覆檢跋詞曰李景耇屍體背後耳下雖有許多痕損率皆畧細都非致命之傷而項頸之蹲縮柔軟最爲異常左右欹傾殆同無骨扶而起之以手搖之則隱〻有聲〻若咬牙此實頸骨折傷當下致命之明證是乎等以實因段以折項致死開錄爲乎旀

屍在處卽山下平地距山上爲九十步是乎所以其地勢想其光景則暮夜之中前者避打趨下後者追奔至此而或摔或打以致折項是乎矣伊等招辭專事掩諱些邊所言亦無指的反覆盤問元犯難定第以事理推之李起宗之狠毒倡狂最是首惡打槌擬轉旣去復来則甘心殺人於此可見分叱不喩兩夜奔走倡論糾黨其身之口招明白衆中奮迅荷杖當先辭霖之目覩丁寧是如乎景着之致死旣由於衆人之伐喪衆人之伐喪實由於起宗之首倡則執定元犯當以首倡者爲主是乎等以正犯段以李起宗懸錄爲乎旀李大成李鎭英以下十二人外面

形跡雖或有淺深之別伊時事狀均之爲隨從之人並
以干犯懸錄

巡營關詞曰李景蕎獄事段一人致命五因拷訊實非
欽恤之道其中李大成李鎭英李旨碧段半年滯囚屢
次刑訊亦可以懲其罪並只特為放送

本道審理啓曰此獄疑端實在於未執真贓硬定元犯
是白如乎蓋一村齊發衆人同聲昏夜疾逐棒椎亂下則真
是諺所謂衆詈之杖誰某先犯何以知之考於屍親之
招而明證不立參以諸人之供而實犯無著是白乎則其
作頭伐喪雖是起宗但以首倡之故直驅元犯之科終

近臆決有欠審愼[是白如乎]本案所載李得宗巖崖跌落之說雖非宜信之言亦不能無疑故[臣]於過路歷見李景嵩致死處則山坂峻高巖崖阧絶而當初屍身僅在其中觀此地形想其景像景嵩欲避棒椎脫身奔突坑塹崖谷未可明辨顚頓撞撲其勢必至時値漆夜咫尺難辨不知不覺之中跌墮巖崖之下實非異事[是白遣]雖以傷痕言之肋脇之痕損耳輪之皮脫俱非當下致命之傷且於項部毫無外損肉色如常則其所折項安知不由於跌傷乎謂之捽曳而初無明證歸之於毆打而亦無的驗則景嵩之死雖曰折項其所折項莫知其由假令被

敺被捽是白良置當時敺逐非止起宗一人則誰手致傷從何區別凡係殺獄苟有一分疑端不當遽然決折况於此獄手犯疑二字王爲此設臣反覆文案晝夜料度是白乎矣遂以伐喪之首倡歸於殺獄之元犯恐非審克之道是白齊○議曰道臣設疑雖若有理既謂之巖崖墮跌則當於屍帳亦其實驗無寃錄擲死跌死條云自墮者其力在下所傷多在腿足及臂若被推墮者其力在上所傷多在頭面及兩手腕誠以自墮者必自惜故下體先落被推者出不意故上體先倒其勢然也此獄屍帳所執痕損都在於背後耳下而實因則頸骨中折也法文

所云腿足及臂皆無痕損雖曰墮崖必非自墮豈可徑
議其從輕乎設令自墮又與有意自戕將身自墮者其
情不同何也背後喊聲大起脚下坂勢阧急被驅如流
丸避害如逢虎是犬則投火是水則投水漆夜窘步遂
至墮坑此是被驅而墮非自墮也賊兵被驅墮於坑塹
則功在主將良民被驅墮於坑塹則罪在首倡昭昭然
矣是日伐叛之軍無慮數十人主其旗鼓者非起宗而
誰也數人同毆者猶可以手犯之輕重別其首從此則
發軍成隊有同戰伐丸有死傷責在元帥起宗之遽議
從輕不可曉也或以 人主好生之德差別於手犯之

律則可矣執法之論不當然也

自他之兮十四 堤岸被擠蕩地跌墮根由爭財實因折項

安義民林碩楨殺林先一 本道啓曰碩楨饒民也光一貧族也爭錐利於五年之久肆毀懟於州錢之徵抱脚爭詰之時挑動憤憾執髻顛拍之項斷送性命而李順三之招以爲眼或開閉口或頷顧摹出折項卽死者滚怠光景則光一之死實由於碩楨之手嚴訊得情何如

別諭曰安義林碩楨之獄始因槖囊州葉之錢忽斷堤上千金之命外面驟着情節㥘憤而大凡獄情不出事理之外

方碩禎之逢著討債也光一突入抱脚至以殺我之說直爲肆惡之擧則碩禎一番手擠容或無恠忽地墮落曾是不意及其墮落曰此折項又非所料觀於墮落後要順三搜錢一段可知然則手擠無心也墮落不幸也想其光景殆近逬迫揆以常憲雖難遽議此等處不可不原情定罪

碩禎刑放

臣謹按林碩禎之罪宜作三層看擠一層也擠而墮於堤一層也墮於堤而折項一層也料其折而擠之則厥罪當死料其墮而擠之則厥罪次死擠之而已則不中徒流 聖意蓋以爲擠之而已故厥罰止於刑放此服

念之精義也

自他之分十五死以毆傷誣云自墮根由爭財實曰被打

義州民金興雲殺李召史　初檢跋詞曰左肋血瘡堅硬此是致命要害處實因以被打致死開錄為乎旀李召史當下氣窒顛仆房中看證之招明白無疑是去乙興雲敢生死中求生之計乃曰李召史自墮階砌氣窒致死是如為乎乃當李女執鬢打頰之時豈有順受而不犯乎金興雲段以正犯懸錄

判付曰蓋此李女左肋之傷明是興雲右拳之毆顚仆之說旣有立證步徙之說又已落空揆以獄體更無可疑所

謂李女空中涌身自墮階砌者明知其全出飾詐而女性多猵獄情無窮與雲房户之前果有何許階砌而方其自墮之時亦有別般看證之人是隱喩人之死生亦大矣按獄之體所貴詳盡此一款更令道臣嚴飭推官詳查報來後

啓聞

本道啓曰房前之階未滿二尺庭中之石不過一拳

判付曰砌石圖形亦非致命之地依前訊推期於輸款

臣謹按被人毆者其傷多在左邊御判首以左右斷之此服念之要義也

自他之分十六 死緣摔下誘之自墮 根由損財實因折項

黃州民尹成太殺玉訖迮　初檢跋詞曰令此屍體死已五日而項頸高其色青黯以手按之安骨相離隨指有響以手搖之殆同無骨左傾右欹宛如瓠瓜懸蔓之形是乎等以者證金德中之招曰成太執訖迮髻子忽自軒上捽下庭中正犯尹成太之招曰執足拖下數次蹴踏是如為臥乎旀令見李筌外舍樓軒不過半間自樓至階以周尺為二尺二寸自階至庭為一尺九寸則其高半丈也假使無心而跌墮猶當折傷況秉憤而打下者乎○

評曰此詞方聲明犯人之罪乃曰假使無心而跌墮猶當折傷是開犯人脫空之路也豈聲罪語乎人自半丈

樓上無心跌墮必其兩手攄地無折項之理也

判付曰積憾於水軍之代定着鬧於身布之督徵手勢話頭轉益厖猛半丈高樓擴拖倒曳折項致死勢所必至正犯初覆檢招辭可謂爛熳自服而外似輸款內實售奸二三為說終不吐實及夫時月稍久乃敢一反前說歸之於失足自墮究厥情狀尤為巧惡依前同推期於輸情

自他之分十七望敵迎艇外於虛綱根由使酒實曰折項

延安民朱貴接殺李東贇　查官報狀曰痕損狼藉明是蹴傷之跡詞證俱備皆傳死者之言分此不喻貴接亦不能全諱初則曰推擠岸邊而蹴項與否醉不能記中則

曰拳撞其胸而乳下一處果亦手打終則曰拳撞手打

而又打其腦下既與鬪鬨而重傷其項頸何敢圖乎

所推之後忽又變詞是乎乃朱貴接之為正犯斷然無疑

評曰蹴項則項必有痕胡無所論

本道啓曰大凡殺獄傷痕雖有許多實因不過一處今此李東贇之實因明是項頸折傷則諸般打踢之痕姑捨勿論原初折項之由宜先理會是白乎所孔世俊以最初緊證身聽死者之言其言曰我先以頭欲觝貴接未及觝觸自顚於地又曰以頭欲觝虛觝仆地是如為白卧乎所蓋貴接向崑而來東贇據崑而坐望見其來忽然起立初

若曰頸而俯觝乃忽蹷觸而自仆其身旣從高而跌下其勢必委身而倒地項頸之傷在於此時然則東賁之項折非必貴接之手犯特其仆地之後拳踢隨加此傷彼折人我莫別重以兩人共醉各不省事非但死者之不能自知抑亦犯人之不敢自明是白如乎向使東賁雖不折項其他痕損難保必生是白乎矣第念斷獄之本實曰而已實曰苟有可疑獄體終難完夫是白乎等以玆敢拈出疑端妄陳愚見是白乎矣傷處旣甚狼籍詞證又皆雷同惟輕之典不敢遽請依前囚推祗俟處分是白齊

判付曰貴接來問東賁之家卽此獄緊情則屍親初招中

不必槩見者果何委折是隱喩彼此皆不勝酒主客互相撞
腦恭楚之戰得失惟均蠻觸之鬪勝負何居方其貴接之
挺身有此東貧之引頸而扶執之世俊未免放手不知不
覺之中滚下於側崖滑涉之地則東貧之折項非貴接之
所犯其他傷痕雖甚狼藉實曰既是折項則以此償命果
涉凌遽卿等更加論理回啓 曹啓闕
判付曰貴接直前東貧撞著而柱脚既不堅牢轉睛又不
端的於此於彼可東可西此所謂易地則然在朝家審克
之政不可以此硬定元犯朱貴接身乙加刑減死定配
臣謹按貴接初招既有推擠之說及其再招又有打腦

之語及獄既老乃粧虐觸之說以為求生之計恐不可

信直以洸醉中事恕以無情則可虐觸自外至於折項

則臣未知合理也

自他之分十八盡力搶等誘之自擅根由教誘實因被等

新寧婦河玉蟾殺金召史 初檢跋詞曰 蓋此獄事本

以一箇磁器轉成兩女鬪鬨妄愎之性遂至傷命以妹

殺姒人倫之變也而敢欲私和不卽發告獄老生奸變

詐多端是如乎 蓋此兩女之敎𢡟非一朝一夕之故平日

不和含毒蓄憾厥惟久矣不分生死手勢交亂勝搶足

等何所不至一顚一仆彼強此弱屢搶之時連呼哎呀

左右看證既皆目擊則河女之為正犯十分無疑[是乎旀]其夫踢腦[河用宅]多出諸招兩肋傷處亦皆昭著此或為疑貳之端[是乎矣]河女之等氣銳於逞毒其夫之踢意在於解鬪傷之輕重推此可知[是乎旀]觀其鬪場小小尖石閒閒鋪地[是乎如]相抱顚仆之時下觸尖石上受壓等腦背之磕擦胸膛之交損職此由也醉鬧之傷遂為內損口鼻血流穀道糞出舌吐腹脹俱合於無冤錄醉飽時壓等條[是遣]試用銀釵其色不變[乙仍于]實因[段]以被等致死懸錄[是乎旀]正犯[段]以河召史書塡[是乎旀]河用宅[段]妹姒之間不能善處兩次之踢既出諸招則干犯之律在

所難免是乎於金召史段人情雖愛少女家道宜重冢婦是去乙愛憎或偏扶抑太過女恃其寵婦懷其慍升斗菽俱作禍階破盆歃盌皆爲亂本亦不可無罪是乎於屍親金慶鈺朴白龍段或以親兄或以近戚妾欲私和無意報復初旣曠日終又乞桑採以人情亦宜嚴懲是乎於覆檢官段以來川郡守請來○評曰近來檢跋皆於起頭備說痕損屍帳所列無論緊慢冊述一遍甚者都把屍帳付之先天但以跋文自作一篇此不但獄體疎舛抑亦文理重疊能者之所當避也然傷痕雖多自有致命之傷通論諸傷歸重一處然後實因可定正犯可執

雖一人獨犯而打其脅撞其腦者脇傷重則其實曰當
曰被打腦傷重則其實曰當曰被撞斯不可不辨也若
兩人同犯而金以打李以撞者打傷重則其正犯當曰
金某撞傷重則其正犯當曰李某斯不可不辨也今此
跋文乃於傷處全事濶略欲脫俗套反拔精英河女所
犯但云膝撞足等而撞何處等何處遂無所論方圓長
廣雖載於屍帳妹撞兄踢都湊於脇肋則明核其一巵
執之為正傷斯亦可以濶略乎外傷既明不必言內損
撞等既明不必言醉飽而拖泥帶水左摸右撈有若痕
損不明而死諸無形者然不亦感歟　妻與妹閑扶抑

兩雖妻雖百是妹雖百非其在體面惟有打妻以解紛而已河用宅之一番足踢此俗所謂人事調也塞責調也豈至於深觸而重傷乎以此生疑錄爲干犯終以論罪亦未知其善察人情也 此所謂妹姒於古無文當改之曰妹嫂

覆檢跋詞曰妹姒相殺係是綱常之變 節 自撲尖石之說雖出毋女之招所謂尖石不過小小沙礫 是遣 自撲其身必不至死撞腦致死明若觀火者證之招如出一口按摩之驗若合符節 是乎 知 腦膛之下右乳之上左右之肋血癊狼藉 是遣 血吐鼻血又與無冤錄壓竽條汤然相

合故實曰段以被箏致死懸錄正犯段以河玉蟾書填
為子旅金召史段以姑證婦雖若法外令此妹姒之相鬨
原於姑婦之不和故不得不如例取招○評曰傷處雖
多犯者惟一則何處之重傷何處之輕傷雖不甚要猶
之可也見法例令此獄事兄妹同犯主客宜分豈可若是
其囫圇乎腦膛乳上左右之肋列如屍帳而以武斷之
曰玉蟾為正犯玉蟾其伏乎用宅之鮮鬪也打而分之
蹴而起之則打有所著蹴有所觸豈遂可倉者乎議獄
如此何以無疑意此屍帳其傷痕損痕都不分明故扨
檢覆檢方圓尺寸都無所論然既有血癊則血癊獨不

可以尺量半堅硬則曰堅硬柔軟則曰柔軟而尺量未可已也若使血瘀模糊漫漶不可尺寸則當據實言之曰模糊漫漶不可尺寸而初檢所云內損醉飽等說正合援引旣不爲被父不爲此以武斷之曰被等致死豈不踈哉且所謂綱常者君父夫爲三綱父母兄弟子爲五常妹姒非綱常也

判付曰金女致命之端只在於酒飽壓等二者之間而已屍親看證皆曰飲酒則醉飽明矣乘醉抱人妻身自仆則勢必在下彼亦隨倒勢必在上於焉相搏觸傷要害理所必至是如乎玉蟾拓中蒼黃隨仆於腹上不知觸傷於甚處

者卽其實情壓笋亦渠自服執此二端細究情理死在邂逅實非故殺如法償命大非審克之政是進且聞前伯之言前伯謂前監司亦嘗起疑於此雖有由我之罪宜付從輕之科玉蟾身乙加刑一次定配為旅獄中懷孕已至五朔而賺然不察曰仍訊推寧有如許獄體萬一致斃於杖下是一獄而殞兩人之命後弊姑捨殘忍甚矣事是干和情亦切惻當該推官新寧前縣監拿處

欽欽新書卷之十七

洌水 丁鏞 輯

詳刑追議 五

自他之分十九 覺以毆踢詐云飲酒根由爭財實因被打

安岳民李振春殺柳彥廷覆檢跋詞曰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李振春段相鬪在於夕陽致命在於初夜則雖有強辨之舌難免殺越之名正犯段以李振春懸錄金宅孫段披髮之兒謂有捉蟹之行崩城之妻謂有飲酒之意做出巧言欲為立證尤極痛惡

本道啓曰大抵此獄以言乎實因則胸膛上下之紫黯

堅硬脊背右傍之血瘀堅硬最是當下致命之處以言
乎詞證則李東連李夢長李國亨等或云被打之說一
村皆傳或云捽曳之故面有血跡或云推背歸家頭髻
散亂此皆伊時衆證之言則實曰詞證已歸脗合被打
致死十分無疑分叱不喻又況損金而私和尤為殺柳之真
贓使彼派春如無手杞則初曰三文錢之不給以至殺
越之境後豈五百緡之輕擲欲掩不關之事是乎旀其言
以為恐怯於屍親烏飛之說牽掣於里人錯集之論是乎
乃使其心而白白無暇語本事而昭昭易辨則屍親託
何事而索賂里人生何怯而勸和乎此所謂頭面欲掩

手足已露也其所粧撰豈不苟且彥廷本以孤弱之蹤寓於諸李之村性又使酒人皆厭疾振春以其族盛之人無操里中之權前後左右莫非親黨令於設變之出扶柳者必助李者多隣族並起蒼黃奔走或私和之勸成躬運賂錢或訃書之僞造退定日子彌縫之計益急掩護之跡愈彰周旋之辛勤雖託村無事之說舉措之慌忙顯有藏不得之態遮鐮之計求免齟齬偷鈴之贓不覺綻露旣見其彥廷之死實由於振春之手是白乎旀雖以捉蟹飲滷之說把作今日藉口之端是白乎乃此皆成春輩之慫恿乃有覆檢招之做出是白加尼及其更覈奸情莫

掩則捉蟹便屬烏有飲滷自歸氷消(是白去乙)猶且斷斷藉以鳴冤者可知求生之計至於揑無之擧(是白乎所)行兇之跡旣如彼無疑傳生之端有不可擧論依前訊推期於得情斷不可已令該曹稟處(是白乎旀)屍親母子(段)致死三日始乃發告貪戀雠人之貨全昧戴天之義罪關倫紀有難容恕而曾已刑勵不必更論(是白遣)吳召史(段)以此無疑之獄上誣聽卑之天不可以為夫訟冤置而勿論自(臣)營從重科治(是白齊)○評曰此案別無可觀惟其詞理條鬯特錄之

自他之分二十(斃於毆撞貽以砒滷根由爭水實因被打)

鎭川民朴師晦殺李乫常　初檢跋詞曰今此屍身合面之後肋傷痕既甚廣濶亦方浮高安膜相離隱隱有響與無寃錄打傷條泡然相合第念色雖青紫既無瘡痕形雖浮高不至堅硬不可以此執爲致命之傷是乎於金重協之招曰朴師汲手自拖持灌以米泔以趙尚玉以爲飮滷李乫愚以爲服砒是如爲乎矣三日不食之餘眞若服毒其何能作氣除草用力行步乎腹部既不青黯而膨脹口眼亦且緊閉而乾燥則服毒之說卒無明驗是如乎乫常以至貧之人當此窮春朝夕絶火及其被毆之後不勝憤痛三日不食氣力斯盡更見師晦恚憤層

激將欲執鬚忽地垂盡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後忿恚不
食氣塞致死懸錄是乎旀致死之日其妾方召史饋以麥
餅飢腸喫硬慮其滯塞氣絶之後灌以米泔探諸事理
亦或無怪是乎旀正犯朴師晦段見其絶命先以逃躱乞
餟鎭營期於捕捉是乎旀其弟三人亦皆逃走第二師孟
僅爲捉得其兄去處嚴杖究問終不直告是乎旀屍親李
啓興之招曰其父被打時著中衣有血染之痕故當場
取見只有黃赤數點○評曰此獄實因可擬者多一曰
被打二曰飮滷三曰服砒四曰忿鬱氣塞五曰飢餓氣
絶六曰食滯氣壅凡此六症雖皆臚列宜於六中執其

五症條條劈破明其不然乃執其一以定實曰卽斷獄之法也今此䟦文平列六症取其三四混合牽連以作實曰其餘數三旣不取用亦不劈破將信將疑如取如捨天下其有是乎且此六症之中被打一條爲人作之孽其餘五條皆自作之孽人作之孽宜有正犯自作之孽宜云被告今其實曰混合三四而朴師晦則執之爲正犯其無寃乎飲滷服砒皆無實驗旣無實驗自歸誣招旣知誣招應覈奸謀今也但錄其誣不覈其奸知獄者如是乎當場檢驗聽言觀貌必有破羣疑執一眞之道囫圇呑棗胡至是乎

覆檢跋詞曰仰面胸膛合面脊背及左右腋肷肉色紫赤按之柔軟指以點起白色卽見此屍身之變動也右邊額顱紫赤之處按之柔軟指以點起仍然紫赤此被打之痕損也右後肋血瘀紫赤處按之微硬指以點起仍然紫黯此方是傷處也論其部位額顱後肋雖係要害叅以苦招死者牟痛恒在項肋則方其捽也額顱受損方其擲也後肋觸傷是乎旀額顱旣無硬意後肋乃黯且硬此是致命之傷也實因段以被捽擲傷損致死懸錄是乎旀處常以飢餒氣乏之人當師晦悍惡之手一被捽擲當下氣絶自此扶歸委頓廢食畢竟致命在於三

日之內則師晦於此何以脫矣扶歸之日先以逃躲則渠之所犯斯爲證矣况其要害之傷如是著顯者乎議捕償命斷不可已至於塩滷砒礵之說處愚父子極口發明今此除良試用銀尖微變卽去則初無可疑不足多辨

○評曰此跋叱之初檢不審破竹斷獄如此亦已難矣然捽者執髮而曳項也擲者把身而投地也傷在項頸而其傷由捽則當云被捽傷在肋脇而其傷由擲則當云被擲二字之中宜執其一兩手執髮謂之被捽擲可乎旣用捽字則項骨之有無折傷宜亦明言但以額頰之傷無應捽字可乎此其疵也且傷損二字豈非衍文

被打不言傷損被踢不言傷損何此被捽擲者必言其
傷損乎贅矣

三檢跋詞曰暑月之屍旣經十日肌肉腐消虫蛆亂動
此下似有缺文外皮微堅此爲可疑旣無顯痕有難輕斷是乎旀
以言乎詞證則被打之狀苦主亦云不見但以生前之
呌痛知其鬪場之被打是如爲乎旀雖以金晩奉爲參證是乎
乃晩奉於此亦云不見一向發明無一可執是乎所被打
三日遂至於致命法當成獄是乎矣疑晦之端亦合舒究
乙仍于眞若嚴倉眞若呌痛何能於死日之朝躬自除草
乎何能於師晦之來直前把鬚乎若於此時或有師晦

之手犯而即地昏仆則春覺以其至親何以謂之無是乎方其昏窒之時方召史灌以米泔抑又何意乎盖此寃常以抱病至貧之人當此窮節飢餒氣澌略被手犯以致添病把鬚更詰氣盡神昏因以致命明白無疑是乎以等實因段以被傷飢餒氣澌致死懸錄◯評曰覆檢四檢傷痕明白奚獨於三檢之狀都無痕損乎聞腐臭而回鼻見虫蛆而合眼徑謂之無痕也審矣一言以蔽曰虎身之逃已在初鬪之時則傷之瘢重推此可知特以此獄奸竇交穿譎蔓相縈或稱飲滷或稱服砒或稱除草或稱灌泔或稱絶食或稱喫餅語皆矛盾情以疑亂

原初屍親亦不無約和掩跡之招故其眩惑如是也此等處宜執大贓以破群疑何謂大贓究身之逃在初也死後逃則其情差輕

四檢跋詞曰暑月之屍旣經一望腐落無形便同骨檢而仰面段胷膛近左血癊處色黑而微硬是遣心坎上邊左右骨赤黑而微硬是遣合面段左肋脇上下色黑而微硬是如乎惟此四處豈非要害必死之傷乎檢驗之法雖日月旣久其眞正傷處例不腐爛亦不色變是如乎今此屍身腐爛已極全身上下一色乾黑者檢無路謹依無冤錄多取新汲水半日淋洗則向之乾黑者盡成白色

無異新屍微瘢細痕無不畢露上項所論脑膛心坎肋下脇上其痕明白其色顯著不但血瘀微硬宛然肉色赤黑若非冤痕不消天理本然則滿身黑色盡變爲白此獨數處依舊不變有是理乎雖以正犯之招觀之田溝爭水渠亦自服觀其狀貌極其頑惡旣與相爭寧不犯手正犯則曰不打屍親則曰被打於其中間無一叅證許多奸誣以此眩亂是乎矣被打三日遂至致命旣死一望尚留傷痕分此除良致命之日卽地逃避抑何故也雖曰服毒口中穀道及項下腐傷之穴插入銀尖色久不變服毒之說自歸落空是乎旀四處傷痕明白無疑實曰段

以被打致死懸錄◯評曰三檢於此知所愧矣腐爛之

屍初不淋洗隱伏之傷徑云無痕歸之於餒死不亦寃

乎但覆檢云亮身之逃在扶歸之初此云亮身之逃在

致命之日未詳孰是

本道啓曰此獄段打擲致死不出三日之內要害被傷

盍著四渝之後始則脫身而逃躱末乃借口而疑亂種

種眞贓節節綻露竊人之抱寃固已矜惻老獄之生奸

尤極痛惡是白置方令嚴訊期於納款

判付曰朴師晦獄事段屢度詳看疑晦多端始因檢驗之

失實而實因屢換終因屍親之私和而獄情忽眩外面驟

者固多起疑之端細究服絡不出料量之中是如乎大抵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服毒死自縊死自刺死是豈人人所易辦哉況窮常以有室家無故之人無服鴆毒自戕之義則雖家藏滷汁囊置砒屑初豈有一勺水取飲之理哉當初趙尚玉李春覺輩以滷水砒水等說互相和應者已惹畢竟服毒之漸特無術以實之於是以死中求生之計符同方女戀患方女獄中勸食厚意難孤家間養子晴遲可想然猶不欲顯然營護以露私和之跡故以一囂半囂之說依俙說去置之然疑之科復以李震變一人援證其夫之服毒及夫李震仁之招出而其造言之階梯絶原其設心

節節巧惡當下致命之痕旣如是分明元犯粧撰之供又
如彼違錯則此獄固當斷之以償命不當歸之於傳生是隱
乃朝家每於折獄若見一二分執疑之端輒令更查或酌
決者槩不欲自信已見耳此獄服毒之說勿論事之虛實
言之眞僞成獄幾年致此葛藤則不可以獄老生奸置之
不問更令道伯別定剛明官詳查具意見狀聞爲有矣鹽水
一節方女之外或有他人之參見者是隱喩反覆窮詰期於
究竟之意一體分付爲旀道伯檢官推考事依回啓施行
本道查啓曰蓋此獄事實因懸錄雖有參差被打致傷
大體皆同雖以元犯之招觀之當初相詰果亦自服相

詰則相鬪相鬪則相打勢所必然奚必問其撞之箏之
旣出屍親之供打我辱我又有晩奉之證寃身之死果
誰由也若云服毒滷礵二字卽是過去之說若云食傷
麥餅一片又非關格之物趙李酬酢旣如彼虛謊方女
供辭又若是明白曰毒曰餅不必再論是白遣鄕廳飮藥
之說莫掩符同之跡田畔除草之語不過錯認之致觀
於震變之招春覺之供是以覩破是白乎所且所謂服毒之
說本是兇人之例套初非若主之宜言是白去乙令此方女
做出無根之說致令饔人藉為救活之資予之食則欲
然甘受託其子而恬不知愧背夫忘饔之罪不可不懲

是白乎旅正犯之一向粧撰極為巧惡依式同推期於輸款為白遣震燮之綢繆倡和情状可惡自臣營從重勘處是白齊

判付曰塩水一節最屬疑晦而觀此查啓方女背夫之罪節節難掩震燮眩獄之罪一一自服其餘諸招無不歸一師晦於此焉追當律但致死人處常被打之越三日躬往春覺之家手鋤南草之田遂以其日致命者殊為疑端是去乙道伯查官皆無一言盤覈論以獄體疎漏甚矣道伯推考查官從重推考中飭推官使之詳問報來更為狀聞覆檢三檢本道之題一不載錄亦難免不察此意一體嚴飭

臣謹按此獄到此可無疑矣 聖意猶不忍遽斷者蓋此死人本是飢餓奄奄之人輕輕一打猶足致命故疑其手犯本不深重恐以求生於必死不忍遽斷也猗歟盛矣

自他之分二十一鶩以毆傷徒云服毒根由爭山實曰被打

安岳民景致光殺黃彩圭 初檢跋詞曰實因段以服毒致死懸錄景致光段以被告人懸錄詞云身無被打之痕又云銀釵色變

覆檢跋詞曰左肩胛紫色成瘡處右後肋紫赤成暈處明是被打之傷也左肩錐係歇處乃自頰下直抵肩上

安內若是浮高此必肩上之毒氣蓄積向上而然也法文曰錐歇處重傷則死老殘之人有一於此固可致命況肋下之傷亦在要害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乎旀頂心顖門血紅完然是乎如法文曰凡傷下部之人其痕皆現於上又曰腎囊傷破顖門血紅此是檢驗之本理故腎囊諸部別加審察無他顯著之痕恐是後肋之傷上作顖門之紅是乎旀參以諸供彩圭之死專由致光是去乙敢以不見不打一直發明是乎乃受畀者實犯之斷案也行賂者生怯之本證也雖欲粧撰其可得乎正犯段以景致光懸錄景太英段係是以文證子故不得取招

○評曰顖門發紅者腎囊之脉直由督脉督者裻也衣之後縫曰裻上達腦袋故也腎阜雖無傷處若於肛門之底陽莖之根或被足踢則外雖無痕上必發紅令乃曰後肋之傷上發顖紅則非理之疑也左肩右肋既執二傷則其論當曰左肩之傷部位雖輕却被重傷右肋之傷傷痕雖輕本係要害兩傷合毒難免一死如是則事理明矣令此邪論似欠明核

三檢跋詞曰令此屍身已經兩檢爲日稍久仰面之左肩胛上紫黯處圓圍已過七寸按之堅硬明是打傷是遺合面之右肋脇下青黑色皰胗雖曰不起比他腐處似

亦有間是乎矣若主之招曰彩圭生前痛其腰脇是如爲乎旀屢以法物多般澆洗而按之柔軟別無血癊似不可以傷處執定是乎所致命之傷左肩而已彩圭平日畧有欬嗽之症年過六十已成老殘之物雖被輕毆猶足致命是去乙況以松木之棒重打肩胛者乎法曰雖歐處被打至重者傷處紫黯乙仍于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録爲乎旀景致光段聞人偷葬糾黨持棒及其上山逢人卽打亦是賤流之常事是遣且以執三之招觀之致光先打執三次打而執三之面部傷痕至今顯著是乎所昏夜亂踏之中諸人四散彩圭獨在顧安得辨其老而捨之乎正犯

段

以景致光懸錄○評曰三檢第執左肩之傷精核可

悅

巡營題詞曰黃彩圭雖年過六十上山往来無故致命

有是理乎景致光雖以初不見面縷縷發明聞有偷桑

之變惶急上山不問老少逢人必打自然之勢也致光

之爲正犯明若觀火是去乙初檢謂無傷處乃以服毒致

死爲之實曰豈不可訝服毒二字觀於諸招都無苗脉

之可尋傷痕二處觀於後檢皆有形色之難掩是去乙如

是違錯抑何委折當該刑吏嚴刑究問次星火捉上爲旀

覆檢三檢其實曰被打若是明的則此獄正犯更無疑

端(令此不喻)弃病投託順受不拒則其有犯可知也賫送錢

貨以冀無事則其有犯可知也彩圭嗛嗛之聲䎗三聞

之旣詳則其被打可知也獄情到此更無可疑覆三檢

官約日會推窮詰取服黃彩中之潛受賂物張紅燁之

居間緩頰不可無懲並刑推一次放送(爲旀)覆三檢之實

因執定雖是明的不試銀釵未免踈漏而檢刑吏亦姑

附過

本道查啓曰此獄(段)以言乎實因則旣云被打而遍身無

痕或疑他祟而銀釵色變則初檢所以不得不以為服

毒懸錄(是白遣)論以覆檢則肩上血癊元非速死之傷痕

脇下紫赤乃為致命之要害是白乎矣及至三檢稍歇之肩痕自在最緊之脇傷無跡是白乎則所謂實因不可謂之明的矣以言乎詞證則俱是屍親初非公證而彩中取辰之招初檢則曰左脇被打而未嘗言肩胛夜至覆檢始見右肋之紫赤左肩之血瘡乃言被打後痛處在於腰脇亦在肩胛以爭以子而不辨傷處之左右覆檢三檢而輒隨檢官之執定強所不見一辭納招可乎被打時看證乃是其弟其姪而弟則曰渠先被打迴避不見姪則曰只聞喊聲認為被打是如是白遣中叅所稱叅見諸人或初不上山或先逃避則詞證亦不可謂之明白矣

蓋殺獄緊情無過於行賂永和而犯人之乞憐間或有之屍親之先索未審聞焉令此永和初非致光之所爲乃是彩中之先發則此足爲致光妻執言之端況且彩中所索非直棺價賣其兄屍諱其姪眼徵索而不念告官趑趄而屢延時日變幻致命之時刻圖成掩跡之奸詐者亦足爲景哥輩發明之端雖然此不過屍親無倫之致豈足爲致光脫空之案致光乃以方強之血氣驟聞偷葬之警報怒拳忽走咆喝趕來則忿氣所使手勢所及縱橫驅逐踊躍毆踢必是次第件事見其墳形但言無可奈何推以常理寧有是也只見純三不見彩圭

似是掉脫未生之計而誤認地師之說旣出於太英逢
見彩圭之招又發於臺直則其所謂不見而不打者必
是粧撰是白遣擔來而安受則其心之不能白白可知討
錢而不拒則其計之亦且區區可知所執傷痕雖非致
命之緊處年旣癃老猝被壯年之毒手則無寃錄所云
雖歇處傷重則死者正謂此獄是白如乎實囙雖不明的旣
有肩胛之痕則不可不謂之被打詞證雖不繞同旣有
趕逐之事則不可不謂之下手加以行錢一款終爲難
明之端則殺獄體重依前訊推未知何如是白喩令該曹
稟處爲白乎旀景致光段還因郡獄恭俟處分爲白遣干連諸

人一併放送是齋白○評曰此啓抑揚翻覆深得議讞之體

刑曹啓曰此獄段屍親則曰肋脊被打檢官則曰肩脇被打傷著於肋脊而傷見於肩脇一可疑也初檢則曰實因服毒覆檢則曰實因被打痕損自在而執之相反二可疑也肩胛脇肋之傷覆檢則曰紫暈三檢則曰青黑紫暈則致命之傷也青黑則肉色之變也兩檢所見如是相左三可疑也傷處則屍親之供曰左曰右形色則檢官之報或紫或青將何以憑信乎檢用銀釵本是恒例雖無服毒之說難廢應行之法是白去乙初檢實因旣曰

服毒而覆檢三檢不試銀釵抑何故也檢體疎漏不可
無警是白字矣死者之瘢残雖極究身之手犯難掩先行賂
物以圖私和執跡以論將何貽脫不可以傷處之相左
檢狀之違式還議惟輕如前訊推期於得情爲白乎旀覆三
檢官並只從重推考何如
判付曰黃景兩邊之說本不足有無獨邦衛大張鴻燁兩
人似爲公證而衛大不見毆打光景鴻燁只干傳賂一事
又何從以憑信乎大抵致光之前後招辭直是推諉之言
別無粧撰之端而屍親諸招則隨檢隨變欺詐橫生傷處
則以左爲右死日則回畫作夜此已無一分人理是遣黃彩

中之招曰誤認地師之説聞之於景太英則又何與大雄
對質是隱喩順受病人辨給葬需此爲犯手之眞贓而私和
之囑旣出於屍親曰此圖免容或無怪且以事理推之瘞
老垂死之人半夜從嫂之葬豈必臨壙乎屍親初檢之招
亦曰欬嗽無蔘如此奄奄者何以上山乎藉令彩圭之死
由於致光之汚祖墳偷葬禁斷毆打本是常情況毆打之
跡終未十分分明者乎以此實因以此詞證摸擦斷定曰
成鐵案終有抑勒之嫌致光身乙參酌定配爲旅屍親黃彩
中段擔亡兄之屍索讎人之賂情狀痛惡嚴刑一次放送
爲旅檢官段初檢之不覈傷處覆三檢之不試銀釵大是顛

錯(分叱除良)外此疎漏不一其端察之不明也故擇之不詳擇之不詳也故覈之不嚴覈之不嚴也故言之如說夢其在懲勵之道當如律重勘而近來檢官傳示檢案如卯一板識一當禁之大端(乙仍于)前此兩檢同異輒皆屈法勿問以示各盡已見之路(是如乎)此獄雖難曲恕宜有裁量初檢官安岳郡守金魯永覆檢官文化縣令李英澤三檢官載寧郡守金基厚等一併罷黜(爲旀)道狀條列難免忽略檢辭違錯亦無可否證道(臣)推考

自他之分二十二(斃於捽曳誘之炎毒根由各財實因折項)

永同民李次得殺妻中行　初檢跋詞曰實因(段)以曳

項致死懸錄李次得段以被告懸錄◎評曰不見全篇無以詳也然折項致死者犯人或歸於被告誠以自墮而折項者亦時有之也今旣云曳項則曳者明有其人烏得以次得爲被告人乎卽曳一字其全篇之踈謬可知也。

覆檢跋詞曰起鬧於放牛齕菽秉憤於揮拳執髻遂至毆越不亦悖乎鬪鬧時看證之人見之旣明病臥時慰問之人言之且詳（分此不喩）屍帳傷痕之外顯者項頸左右髮際則爻灸之痕極其狼籍頷頦左右腦膛則交磨之跡亦甚分明卽此數者次得之揮曳致命不可諱也執

髺之事渠亦直陳禱神之節渠亦不欺執髺者捽曳之明驗也禱神者恇怯之實跡斷案已成更無疑端第其項頸向後搖之則殆無骨力向前搖之則稍有勁意又其一縷之命延至十日之久(是如乎)如果折項則向前稍輕踰旬不死有是理乎食飲之欲吞還流言語之欲吐旋訥似。緣咽喉之堵塞而屍親郭女之言而招曰不飲不言三招曰或吐或吞其餘諸人或告死者之言語或云擧匙而灌水則亦非塞喉而死(是乎矣)。但其委卧之日項每仰天頭低向後干連諸人之招隣里衆民之言同然一辭無少參差(是乎於)未死之時每以項骨之違折不

得任意而屈伸不勝刺痛屢施艾灸(是如爲卧乎所)實囙(段)以被捽曳違骨致死懸錄正犯(段)以李次得懸錄(是在果)中行新遭子女之喪便同喪性之人而苗生未久牛齕不多(是去乙)不思隣保之義乃觸悲苦之腸哭子之日決死以鬪不亦悖乎(兮叱除良)既云執髻可知捽戟況其手握之髮至於半掬之多此又捽曳之緊贓(是去乙)乃以臨死艾灸作一話欄而捽戟之狀終不直招嚴刑究問期於得情恐不可已○評曰不云折項段云違骨抑何意也人身諸骨無慮百數所違者何骨也折項者前搖後搖並無骨力而此屍前勁而後折故段云違骨歟不知項之

為名本據後骨故前曰領頦後曰項頸昭載於圖格但使後骨果折斯謂之折項豈得云違骨而已乎違骨者兩骨相衡之際不能妙合之名也此屍頭折而後垂全無骨力豈僅違骨而止乎初檢曰戕項覆檢曰違骨皆於前勁一款有所疑顧而為此含糊也豈不謬哉且項之違折不必爭也被打而折脇死者實囙曰被打而已脇之違折不復問矣被踢而折脊死者實囙曰被踢而已脊之違折不復問矣奚獨被摔而折項死者必於實囙並論其傷痕乎若於跋詞聲明此例而單以被摔二字為實囙上司未必曰違格也何不出此

本道啓曰此獄兩檢之案曳項違骨實因不合被告正
犯懸錄各殊頰頤皮磨近於曳項倉嗓色青襯於違骨
告犯之間戕害者同而初覆所見髮髻相似爲白如乎惟彼
戲敺之牛甚於踐蹂之馬凉處飼之是特古人之美事
移怒主者無怪叱隸之悖習折草者申金始有山上之
傳呼捨舊者丁得終見門前之救鮮事端起於細微寧
有欲殺之心驚憤由於吝惜可見必打之勢且夫半握
之落髮尤是亂曳之斷案頭部之異於平人已有官前
之供灸毒之發於盛夏亦出理外之言地龍勸服是果
醫治之方屠狗爲忌故驗窨遁之詞徃來田野之事旣

無立證祈禱瘟神之擧實緣生怯縱以十日之稍久謂
非折項而致命方當二子之連化豈忍把手於喪性況
於隣比之誼有此殘毒之變則中行之抱冤理在必報
次得之行兇難以終諱本事雖出於無情獄體有難於
從輕是白乎乃方令依式同推期於輸款是白齊
判付曰李次得獄事段詞證則沒把捉情跡則無形現以
至屍帳檢驗非瘢損則灸痕而無堅硬黑黯等處則成獄
一款似有更商量是隱乃鬧端起齕苗之牛鬪勢若張距之
鷄捽髮而被傷既多曳項而受毒亦重則曰而致死勢所
必至今此除良潔沐淨衣躬禱神狀雖云全連彭之所慫恿渠

若無犯顧何必傴僂乞憐於巫覡以祈其命乎次得身乙

姑令依前訊推爲有矣言聽面稽若有忿怨之端勿以判下

爲拘須即報營仍又枚舉狀聞

自他之今二十三死於咬壓疑于自盡根由奸淫實因被咬

永同婦李召史殺官婢蓮臺 初檢跋詞曰今此蓮臺

有夫有子非曰無親其夫不孫老妄特甚其子金發眩

亂爲事文子一心終始漫漶是乎乃李盃孫曰互相捉搦

劉召史曰無所省覺而金中器與金發酬酌之招有可

以覘得情實是乎遣糞門之突兀糞出沕合於法文所謂

出氣不得命絕之文是乎旀耳輪耳根咬痕狼藉而其中

一處內外洞穿可容一齒狀如破癰之鍼穴是乎遣左頰皮爛處爪痕完然是乎所李女淫行蓮臺發之由此發憤乃以粳汁抹口納吻如是之際以足按手其皮爛之痕至於二寸則手毆之猛齒咬之毒推此可知氣噪心坎旣著青紫之色肚腹項頸又多膨脹之處若論致死之根委不出氣塞齒咬之間是乎所粳門突出雖與氣塞之說相合若其諸般形症與無寃錄口齒咬傷條無所差爽故實因段以咬傷致死懸錄正犯段以李召史懸錄爲乎旀屍親不孫段聽言觀貌必非率性之人其子金發段不思為母而報仇乃反聽人之慫恿先旣發告後又

呈訴掩護凶人欲緩其罪不可不嚴究干連金中器段

爲其兄嫂誘其妻族欲圖無事容或無怪而獄體至嚴

不可無罪○評曰氣塞命絶云者謂外無傷處不得不

以氣塞執症也令此蓮臺之屍以耳根要害之地受口

齒咬傷之毒瘡口周回皮肉損爛與法文相合其爲實

曰明矣又何以氣塞之說交亂其間乎若云糞門突出

膨脹爲氣塞之明驗則其實因之論理也又當劈破咬

傷明其毒之不甚表章氣塞顯其證之無他以定氣塞

之義兩騎作說豈容如是但其形證恰似服毒銀釵之

探亦胡不爲也疎矣

覆檢跋詞曰仰面之耳輪穴穿合面之耳根傷處內外相通口齒嚼痕十分明的耳根既是速死之處而瘡口周回皮肉損爛汚合於無冤錄咬傷之文乙于仍實因段以被咬致死懸錄令以獄情言之屍親兩人始請償命未云病死荒亂而不的變幻而無憑隣證之招亦復如是○評曰覆檢專以被咬立義而無氣塞之說此初檢明矣然糞門突出腹部膨脹無所劈破若營題執以為說將若之何

本道啓曰蓋此獄事極狠毒也絶冤酷也被打於大寒之時致命於半餉之間是白如乎至癘者婦人之性至醜者

淫奸之說而乃以𥚃(?)性忽聞醜語則毋論本事虛實卽
地慎怨勢所必至方其納穢於口中決無順受之理且
當踞坐於胸上可見猛毒之狀壯老不敵咬齩交加無
人救解快意逞憾耳輪缺落明有亂嚼之痕心坎深黑
必是重壓之驗且其糞門之突出臭穢之血流皆合交
壓之文爲外曳出已有不孫之招橋上僵卧亦見劉女
之供而喪性之夫不肖之子無意報復有關倫紀姻戚
勸解雖無私賂之跡前後告訴都歸胡亂之科而實囚分
明詞證具備其所償命斷無可原或以初不把手爲說
或以無辭發明納供屢變其說尙令抵賴論其情狀極

為狠惡于乙仍令方依式同推期於輸款是齊白○評曰此啓行文條邕可悅但咬壓二字其在無冤錄本無連文各為一證令云糞突鼻血皆合咬壓之文可乎然且糞門突出口鼻血流本是無冤錄壓塞口鼻條形證與齒咬無涉令武斷白揆以為咬壓之文仍與初檢官之兩騎作說爛熳同歸嗟乎惜哉

判付曰金叢之狀真詐判異不孫之招立落懸殊叅看但稱橋邊之僵卧詞證泛說街上之傳聞外此疑端不一而足元犯叢明之言屍親則甘心和應婦女鬪鬨之變厥夫則無意保抱尨萬萬惟駭初檢官所謂錐謂之氣塞須命

亦可也者縱有鉤索之見不無然疑之意是如乎錐謂之三
字果足為折獄之符契是喩乙大抵鄉俗一有被打舁置隣
家以之施惡而討食觀其舁置而犯人可知矣金中器於
屍親為姪婿於元犯為嫂叔李女於此若無手犯豈為妻
姑反害兄嫂方其擔舁而從之也不於妻姑之門必於兄
嫂之家者可謂真贓訊推時何不以此發問目取招徑先
決放是喩隱事係淫穢有難遽決分付道伯出意見詳查狀
聞

臣議曰施惡討食者大明律所謂圖賴也圖賴之獄例
多自戕謹按無冤錄中毒死條云凡服毒死者糞門突

出肚腹青脹口鼻出血所列諸症與蓮臺之屍七分相
合安知被咬之後必無服毒之事乎而檢之跋道啓之
文皆歸重於氣塞惟其實曰執作咬傷以此觀之此獄
若非服毒委是氣塞但執咬痕歸之咬傷恐未必得情
也屍親之所云病死覆檢云安知非服毒之故耶

欽欽新書卷之十八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 六

傷病之辨一 旣受毆擠又觸風寒 根由使氣實曰傷風

康翎民金潤西打張莫奉 初檢跋詞曰令此屍體仰面合面無他傷損而左額上有皮綻一處圓圍八分其深一分按之柔軟是乎所額顱雖是必死之處皮損實非致命之傷旣不骨破又不腦出則曰此致死必無是理屍親張太壽檢前之招曰莫奉姪腦膛被踢額上被打是如爲乎旀令檢腦膛幷無傷痕乃曰只此面皮之破亦足傷

命是如爲乎旀被告金潤西招曰莫奉酗酒裝愚說故以
足推擠使之退去則突入執袖欲與相鬪故回避之際
旀持烟管誤觸頦上是如爲乎旀看證許塊奉之招曰足入
左脇之時果爲目見手持烟草之管又打頦上而瞥眼
下着踢之緩急打之輕重不能詳見是如爲臥乎旀六寸妹夫
既無平日之嫌一言觸怒豈有毒打之理如果重傷宜
卽委頓是去乙相鬪之後行動如常依舊入直覓飮酒盃
其不重打卽此可知是如乎蓋此莫奉醉中爭詰多費聲
氣半夜冷房觸冒風寒添生別症因以致命乙仍于實因
段以觸風致死懸錄爲乎旀金潤西段觸風添傷雖爲致

命之根委踢胷破額亦爲屍親之執言於此於被難免被告之名是乎旀○評曰額角爲必死之處皮破爲致命之傷見法文此所謂致命之傷當必死之處也深至一分亦與摩擦不同若主所謂只此面皮之傷亦足致命者豈過語乎雖其被打之後暫有行動法例所限本在十日豈可與速死處同論乎設有風觸之祟其實目當曰被打後觸風致死豈可單謂之觸風乎且所謂被告人懸錄原有兩樣若威逼寃誣而無手犯之跡者雖曰被告其罪或至於論死若告之以拳毆足踢而錄之曰被告則是白白貽脫之名今乃曰於此於被難免被告之

名有若被告之目次於正犯為斯人陷罪之名豈不謬
哉將以犯人錄為被告則備言無罪明其受誣然後乃
曰被告人懸錄令也未之縛之曰難免被告斯豈夢覺
之言乎
覆檢跋詞曰今此屍體為日已久渾體腐爛屢度翻洗
只有一處之傷在於左顴之角是如乎眉稜之上肉縫有
孔圓圍九分其深一分骨則不損是乎旀腦膛被踢雖叢
於苦招屢施法物終無顯著是乎所論以傷痕雖不真的
援以詞證實無參差着證諸人目見被踢是如為旀屍親之
言曰被打翌日因卽委頓不過七日遂至殞命如無重

傷何至是乎如不踢打惟彼潤西何故何心連饋粥飮
屢試藥物乎致命之日何故生怯自刺其腹乎聽其所
言亦似有理成獄亦難不成亦難是乎乃所謂傷痕旣無
要害可死之法則詞證雖明難爲斷案是乎旀相鬪之後
有此病臥則饋粥試藥必欲救出人情之常也致命之
日歸之殺死則引劒刺腹寧欲無訛生怯之致也無識
愚氓猝逢大患驚動之極妄欲自戕不可以此作爲斷案
是乎遣且云莫奉素有宿病潤西之招雖未可信着證諸
招皆曰因酒成病時時痛臥至於昨夏其病益甚屢月
苦痛不得立役於官門是如爲乎旀屍親太壽亦以此說謂

之實然則其有宿病於此可知病雖暫歇根猶在身又不知戒因醉起鬧過費聲氣仍宿冷房又飲冷水因此添病至於致死是乎等以實因段以添病致死懸錄爲乎旀金潤西段死雖不由於踢打病實有添於鬪鬧罪疑惟輕雖不償命死旣由我難免刑配是乎等以以被告人懸錄爲乎旀

○評曰初檢曰皮破覆檢曰肉綻肉綻之傷重於皮破皆所謂致命之傷也法曰以致命之傷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今果七日而死矣何疑乎實因若是其模撈乎初檢云伊日相鬪之後行動如常覆檢云翌日病臥之後遂不更起則所謂行動不過步自鬪場就臥直

房而已此與下葉尚之事大不同矣饋粥試藥自知其打之本重也引刀刺腹自知其罪之難逃也真贓如此確證如此循云潤西非正犯不亦謬乎然且拳頭雖猛本無內綻之法足尖雖捷難至額角之止則令此眉稜之傷果是烟管所打行兇之器雖少圖畫之例宜遵三檢之報都無所論何也意此莫奉本以皂隷之屬性本酗悖跡又詭筆而潤西雖是同類(六寸妹夫也)人品稍賢素得衆心鎮吏鎮隷之等皆右潤西以圖傳生以為莫奉之死本無可惜潤西之情誠有可恕上眩官聽疑亂獄情以至此也昔者疾今日愈本無可死之理乃以昨夏

之病要證今日之死不亦寃乎真如所論其實曰又當曰病患致死世豈有添病致死以爲實曰者乎下一添字一以鉤連於踢打一以牽合於冷房立意之苟且朦朧一至是哉

三檢跋詞曰今此屍體爲日既久舉皆腐爛節左眉上一痕雖不骨碎略有支脘斜長七分其濶一分其凹一分節此下有烟管飮酒之說素有寒病醉中相詰委宿冷廳本病闖發節斗黃磨眼挾感未發節屍體瘦殘有抱病積脫之狀節屍體之間間紫色口眼之開唇之微綻手之不拳洏合於無寃錄傷寒條是乎等以實曰段以傷寒致死懸

錄為乎於○此下有救療自刺之說看證切隣等皆是島中之民此距本縣殆近百里遠因邑獄情狀可憫令姑保囚於本鎭是乎旀縣監自此還官○評曰三檢之文尤多疵病檜不足議節以錄之

巡營題辭內此獄之至于三檢者傷處雖不緊重皮綻旣是打痕而初檢之云觸風覆檢之云添病不無然疑有難輕斷斯歟屢檢以叅互也烟管撞著不過交傷腦脇受踢旣無著顯則曰此致命豈有是理投藥刺腹雖爲執言之端揮管傷額乃是避迫之厄見其流血仍自勸酒則心之慊愧於此可知以卽席慊愧之心見翌日委

頓之狀贈藥救療亦是常事(是遣)而傷既由渠手屍親將告殺越則徑生虗㤼有此自戕亦非異事(是遣)鬪後之行動如常證招既明本病之發作無時屍親亦云則終日沉醉仍宿冷房宿病復發遂至致命不亦宜乎勸服牛黃則惡寒發熱亦可推知且其屍身諸症沕合於無冤錄病死條則謂之被打可乎成獄一欵非所可論屍親發告合被誣告之律(是乎矣)猶父猶子情或無怪叅酌放送(爲旀)金潤西(段)微損之痕既現檢庭則相關之罪不可不懲待綀完嚴刑一次懲勵放送初檢實因之錄以觸風既無形證之可執又無法文之可據踈忽之失不可

無懲當該刑吏待用刑嚴刑次附過干連諸人一併放送○評曰烟管雖小兩端有鉚銅所鑄也以此打額其無傷乎血出皮破至於肉綻一臥之後遂不更起曰此致命可勝言哉實囙當曰被打潤西當爲正犯但烟管打人與砧杵鍬柄之打人者其情不同本意惟在於微傷夢想不至於殞命原其情而恕其罪歸之邂逅以議傅生斯固仁人之用心也至若實囙正犯一毫半點不可以私意濶挾豈可若是其硬定乎乃欲以誣告之罪加於屍親何其誤矣　愚民之服牛黃者每云瘀血可解未聞其傷寒退熱用此牛黃况言者之意必是傷寒叢

汗之謂而三檢之跋巡營之題皆云惡寒䔍熱亦恐有誤初覆三檢其實曰皆誤齊楚之失惟均魯衛之政無差惟執初檢之吏嗟亦冤矣

傷病之辨二 旣受毆踢又觸風寒根由使氣實曰被打

果川民林少景打元召史檢案䦨

判付曰林少景獄事 跋 實曰沒摸捉詞證不分明三度行檢各執已見或曰破顙或曰蹴踢而元無別白之語 是二遣 月非變動之時而兩頰之痕或有或無 分此不喻 所謂看證只是黃金兩漢而俱非目覩之人將何所憑據乎大抵元女之死在於相鬪之五日則無論顙破與脇傷少景之為此

獄元犯無容更議飲滷服毒炊飯自打等許多圖生之說本不足憑信[是隱乃]實曰不明詞證不備而直驅之於償命之科恐非審慎之義[是遣]亞當兩云無冤錄傷風灌注將養不效之文亦與此獄綿炎觸風之跡足為旁照之端少景身[乙]加刑一次放送

[臣]謹按而覆檢狀今無可考然一云破顙則其實曰當曰被打一云傷腦則其實曰當曰被踢意或兩檢之不同如此故御判疑之也

傷病之辨三 [新受拳毆旋觸風寒根由未附實曰被打]

金川民蔡有福殺嚴世明 初檢跋辭曰今此屍身左

耳之上有破傷一處橫長一尺一寸廣四分深四分淺
黑色柔軟而口微開齒堅溺污內衣與法文被打死條
形症吻合是如乎實曰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當初北
倉受粮之夕蔡有福嚴世明大醉同行到松都大川村
金呂興家止宿是如可有福腰佩之錢兩睡中見失始起
鬧端詬辱相加乃以所杻之木杻舉而打之流血狼藉
以至致命是如乎正犯段以蔡有福懸錄爲乎旀金釆明嚴
明男段以死者之至親見傷處之極重宜卽救護綿爊
絮裹不使觸風是乙去但觀主人之苦色不念深夜之寒
威觸風冒雨衝雪歷冰數十里山路達夜擔舁而來錐

非重傷安得不死主人金呂興段置見人之重傷當夜而驅出證以人情極爲無狀是乎旀行兇木枕圖畫上使云云

覆檢跋詞曰云云與初檢大同正犯蔡有福之招云投以木枕偶然撞着又云觸風冒寒添傷致死是如爲臥乎所死中求生欲巧反拙是乎旀店主金呂興重傷之人初不挽留死於中路究厥所爲極爲無狀是乎旀行到松都島外村病勢危急欲爲借溫堗而島外村民亦不許接使之前進言念風俗誠極可痛○評曰此獄與下松禾李松年之獄其情同矣耳上破傷之處深濶如此雖不觸風庸

得不死乎命在頃刻故金呂興不能留之命在呼吸故烏外村不能受之檢官之錄此兩民非平恕之論也罪在兩民則此獄實曰當曰被打後將養不效致死不可但曰被打致死而已。

巡營題詞曰云云節醉中詬辱初非激憤之大事睚眦失錢莫辨誰其之所為則殺越人命胡至此極人中爪痕不過相鬪之小傷脫身逃匿尤為冤身之斷案金呂興段旣知病重不使留救助給擔轝發軍挺去金厚三段不肯挽留終使殞命於中路揆以人情寧有是理並只嚴刑一次牒報◯評曰受冤則受檢受檢則破家君

子當之猶不受矣胡不恕之

傷病之辨四（實受棒毆謂觸風寒根由刼財實日被打）

松禾民李松年殺吳命官覆檢跋詞曰無寃錄曰皮破肉綻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又曰他物打著其痕斜長（是如爲有置）令此吳命官傷處在頂心左右其痕斜長皮破肉綻此所謂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也命官之死不出三日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乎旀）李松年自明之說一則曰金世同以烟管打之一則曰吾若手杷豈可自來被捉乎以此二說死中求生（是乎乃）烟管落頭其痕凹陷豈若是濶大（是乎旀）寧妻

之行店主誘引其來豈可曰自來乎如此遁辭不足再

論是乎旀棒打之状小漢旣已目擊吾打之說百中亦得

耳聞是乎如惟彼兩人皆是他邑之民於此於彼俱無恳

惡是遣百中則義結兄弟尤當掩護而乃以松年為正犯

面質之時諸人之言如出一口而松年則胡辭亂說左

右劻勷觀其舉止無所逃矣盖此三人俱以營驛之餘

皆作破落之户而松年尤獰悍驍勇喜侵奪善擊搏為

人睢盱久矣細察諸人之援據想見其時之光景松年

行兇斷然無疑故正犯段以李松年懸錄為乎旀金世同

段烟管之說旣被推諉有難輕釋是乎旀行兇器仗圖形

上使爲乎旀縣令自此還官
查官報狀曰此獄情節已悉於覆檢跋尾是在果頂心左
右被打之痕極其濶大內坼開赤血淋漓其狀慘酷
不忍正視噫彼松年亦人也以同里伴行之人片言失
意一棒打死身作如許之大變目擊如許之慘境卽當
驚心悔罪縮首無詞而敢撰烟管之說欲逃拿木之誅
頑忍不服苟延時日分叱除良其在獄中向人恒言曰與其
殺一人而償命無寧殺多人而快死是如橫枷打觸傍若
無人嚴刑取服依律處斷恐不可已
判付曰李松年獄事叚渠以逋逃之卒肆行刼奪之習竟

相起鬧轉成殺事而屍帳傷處又甚狠藉此獄償死無容更議然被打後觸寒爲一分可疑之端乙仍叱特命道伯更行査究是如乎道啓中若無松年之棒打則風寒所祟何從觸冒云者可謂實際語反覆理會不必復疑分叱除良居民惟恐其生出囹圄行伴不堪其誅求酒肉如此之說亦登證案渠之免徬卽此可知松年身乙依前訊推期於輸情

臣謹按傷輕者本不至死而特以觸風之故不幸致命則觸風可論若其傷本重者雖委諸曠莫之野觸盡扶搖之風不足言也

傷病之辨五 痕損不明冷卧多觸 根由使酒實因內傷

价川民康萬郁殺某甲檢案關

判付曰去牛来馬狹斜相逢怒曰奪蹊而不可加箠醉倒荒逕而只見破笠夫豈有頃刻殞命之理乎鞭雖長不及馬腹行人失牛邑人之災正爲此獄準備語是如乎奠鴈之行纔返而盃酌不勝鬪鷄之勢雖急而器仗至小被酒則劉阮同歸起鬧則秦楚惟均當是時莫辨誰生誰死是如可及至幸者生而不幸者死歟曰不幸者不幸又使幸者不幸爲則等是死耳而何有幸不幸之間然乎又況酒氣内戰寒威外逼被顛此仆委身於凌陰積冱之中雖非打也亦所當死分叱不喻三次檢驗無一傷處或曰被箠或白内傷及

夫三檢之後揔合兩檢之文斷之曰醉飽被箠內傷致死
豈有如此獄體當該檢官令該府拿問處之為旅萬郁身乙良
分付道伯嚴刑定配

臣議曰此獄絶無痕損屢變實因雖非兩酏法當傳生
故處分如此若傷處分明實因眞確必不以兩酏赦之
也雖曰被箠而硬痕不著於外體斯之謂內傷也雖曰
內傷而眼力不及於臟腑斯之謂醉飽也摸撈如此再
變三轉處分安得不如是醉鬧之餘委身冷沍未有
不死於道傍者又安得追咎杞人者

傷病之辨六 毆批不猛汗蒸失宜 根由督債實因被打

信川民崔特赤打私奴業尚 覆檢跋詞曰今此獄事被告之人終不自服被打之時初無看證是乎乃傷處既著無容犯人之自明死者有言不必證人之具備是乎旀鼻頰間傷痕圓而不長其暈紫赤其內微腫傷在左邊與無冤錄被人拳毆諸條節節符合故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乎旀特赤之言雖曰十月初吉之後更不逢見是乎乃業尚勸農之任也每市必入邑中特赤邑居之人也相逢可收還上豈有不逢之理乎本來情義雖曰相親以若微債至奪食鍋豈有不打之理乎屍親之招既曰眼鼻再受拳打看證之招皆曰死者自言被打令叱

不喩特赤之言曰業尚来到渠家自言被打於㙉金之父此便是自服之言至若汗蒸一節雖曰相親之間不忍拒絶渠若無犯則重傷之人留置其家身自扶護至死不離有是理乎鼻頰之間旣非要害被傷之後亦能行步此雖可疑是乎乃重傷之人蒸以發汗風寒外襲毒氣内攻纔出窨戶遂至殞命是如乎若不被打無此汗蒸若不汗蒸無此急死正犯段以崔特赤懸錄爲乎旀屍親金召史段前後招辭雖曰顚錯老病昏耄不足深責是乎旀縣令自此還官○評曰西北有汗蒸之法掘地爲窨鋪石爲牀以作煗炕雜燒柴木烘若煉鐵土宇堅密一竅

不通乃納病人使之發汗氣鬱汗洽乃出窨户卽入氷
泉神氣清快去病如掃老弱多死不以爲恨此盖穢貊
之俗流入我邦也雖不被打死者相續檢官特不嫺其
俗耳若以被打之故取汗致死則實因當曰被打後將
養不效致死特赤當曰被告人懸錄而已今乃曰被打
致死不亦踈乎
查官報狀曰當初毆打雖無所逃特赤爲人年近七十
特一貧窮老孱之物初非使氣凌人之類是遣臭頻之傷
不在要害被打之後不甚苦痛還穀催納逐日擧職是如
可汗蒸之餘腠理方開遽然脫袴風寒外襲猝然殞身

於蒸幕之中是乎亦叅互情法愽考律例則其蒸也雖由舊傷之未復其死也實緣調攝之失宜大明律別曰他死條雖難直擬無冤錄將養不效條正合傍照是乎亦如此之類直用償命之律恐非制法之意

本道啓曰曼頻之間本非要害被打之後亦不委頓家眷里役勞勸不憚大冬初寒奔走如常則傷之不深於此可知及過七日毒氣始肆皮浮色青蔓及項乳已是觸風之祟是乙去又不善攝馱牛遠去一日之內再度汗蒸腠理方開遽脫重袴風寒外襲火熱相薄氣塞於頃刻之間命絶於蒸幕之中是白乎旀原初被傷雖曰由人未

後添症實所自作舊傷未復雖難直議於別調曰他死調
攝失宜亦可傍照於將養不效〔乙仍于〕方令仁濬旁洽
幽冤畢伸尚有可疑之端宜付惟輕之典〔是白齊〕○評曰
臭頰之傷設有腫毒無蔓及項乳之理此恐有誤
刑曹回啓與道啓大同
判付曰此獄段成獄三年迄未究竟當而嫌端雖緣食鍋
之暫奪末後逢場至有酒盃之相勸豈復有故殺之意乎
設使大段爭鬪喫他毒拳〔是良置〕眷役非殘喘之所自力里
任非病脚之所自强及其汗蒸之日脫袴觸風寒氣襲其
外餘毒注其內則其所致斃專係調將之失宜而遠引十

日前事勒謂之被打致死安有如許獄體屍親之招亦云
周行坊曲有所觸風則特赤之尚今滯因宥準欽恤之義加
刑一次放送

傷病之辨七 斃以搗踢疑在滯灌 根由姦淫實因被打

善山民李三得殺林介金 本道啓曰一言始鬪之聲
貴才聽之數次足搗之狀守丹見之灌藥救病可知杞
手之跡脫冠邀醫尤驗生恸之意而三得與守丹有和
已久因事惹鬧恣意敺打不日致死難免償命嚴訊取
服斷不可已

判付曰李三得獄事段 醉怒僧頑忽移鮮紛之人足搗胷

囊難掩加手之痛况其盜妻憎夫之憾當著乘機下手之際畢竟姦淫之眞贓尤爲殺死之鐵案則潛通與否不必另查而殺獄至重令新道伯出意見詳考文案論理狀聞後稟處

本道啓曰被傷要害不過頭部之見血腎岸之微痕而見血者未嘗犯骨微痕則止於憂皮曰此致死宜無是理毆打之餘氣必恚鬱泡酒之屬喫或格滯手加腎岸頗似腹痛之樣口吐泡沫完是癨亂之症以此致命亦或有理詳考文案細究情跡不可議以惟輕之典不可置諸必死之科○評曰觀察使者中國之所謂撫司也

絶之症介金之死似不專由於被打而若非三得之爭鬪决無介金之致命〇評曰泡者豆腐也華言謂之菽乳不可曰泡也若以其初漉時有泡而謂之泡則飯之初沸亦有泡浡其將以飯而爲泡乎窮理到底至及於臟風腎絶亦過矣

傷病之辨八斃以擠毆疑在暑霍根由差役實曰被打

湖西民李應天打金致雲本道啓曰脊背是要害之處實回無疑晦之端是白乎矣第念微硬二字異於堅硬之文行步百里有非將死之人今叱不喩打之所傷寔有危急之形妻既同行似無落後之理是白遣行到箭川猝發暑

癨之病店主諸人皆見吐瀉之狀則傷輕病重推此可知是白如乎大抵應天驛差也致雲驛屬也強弱既殊捜捕又急被毆不異於犬鷄夫妻泣别於歧路彼固可憤此則絶隣雖然償命之法至精至嚴必也死者之命絶於犯者之手然後乃可以此而償彼豈可以彼強此弱彼憤此憐一毫扶抑於其間乎半日茂草之中始既隱伏七月老炎之天纔又跋涉心内則煩悶腹中則虚乏被追趲程中喝既深路遇流泉飲冷無數是白如乎尋常行路之人亦多喝死之患則致雲之死不可全歸於被打是白遣且肩臂諸處均是兩漢之所打則脊背一痕昌辨誰

手之所犯實曰雖似明的而吐瀉爲中暑之症正犯雖已完決而首從有混執之歎(是白乎等以)敢陳愚見以俟處分(爲白齊)○議曰所論明核中理蓋此脊背之傷本由推擠之手屢被驅迫十顚九仆則痕損雖不深重暍病由於煩悶使之死者雖曰應天殺而死則非其本情酌處雖難輕議償命果合持疑也

傷病之辨九(明以鉏毆疑在食滯根由竊稻實曰被打)

義州民邊釆江殺李德太 本道啓曰此獄(段)傷痕分明參證俱備罪人無辭自服至於考覆(是白乎矣)取見屍帳所報行凶器仗圖則所謂松椽其長數尺其大如臂

所謂鉏子其長數尺其鐵頗重是白置果若以此猛毆亂打眞如屍親看證之招則屍帳傷處豈若是細小乎四處之傷分寸皆小謂之被觸於拔椽揮鋤之際則猶之可也若謂之專力下手則誠不近理分叱不喩顖門太陽固爲要害之處而今以顖門下二寸半太陽下一寸餘直謂之要害則無或差過於分界乎假令傷處稍近要害是白良置分寸旣短形色又微其中耳垂下血流浮硬處寂似深重是白乎矣深廣二分之傷豈至於午後被打中時致命乎初檢狀曰口吐飯半匙許尚在口邊是如爲白置斯豈非殊常之證乎無冤錄署死條曰眼合舌與糞門俱不

出令此屍帳與之相合是白如乎時當六月之望新飽午時之飯旋出鋤草忽與釆江一場大鬨氣憤而厥暑氣挾食遂成猝中則半餉致死容有是理是白乎矣釆江之自初至今不敢發明者特以手犯之餘遂卽致命耳垂之痕掉脫無路也大抵獄情苟有疑端不可以罪人之自服謂無可疑是白如乎中暑一款雖近臆料傷痕器仗旣不相應且無要害之傷不是致命之處其在欽恤之政宜有審理之道是白齊

○評曰顖門下二寸半豈非所謂頭顱乎頭顱顖門同入要害之處特有必死速死之別耳法曰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此特言

其常例耳速死之傷或有過三日者必死之傷或有死
當下者豈可以當下致命遂疑其所祟之別有乎杴椽
錐長頭顱旣圓圓之所觸其根本小豈可以傷痕之不
大遂疑其器仗非真乎但不唆破亦不安綻則危刻即
斃無是理也
刑曹啓曰令此獄案實因真的者證明白雖以米江之
巧慝始或托說於遠避間又變招於飲酒而十日難掩
尺喙無詞遂自承服至於考覆(如是白乎)前道臣仰體好生
之德有此起疑之論以 臣 淺見未見的確(如是白乎)椽子鋤
子其形頗大而顱門頗傍其傷甚小器之與痕太不相

合是如為白乎矣杴則根大而稍細鍬則中廣而末尖何謂之

不相合乎兩處傷痕最為要害分叱除良耳垂之血流浮硬

若是緊重則豈可一例濶畧乎道啓中又謂被觸於拔

揮之際是白乎乃其拔其揮本出猛毆之意則旣拔旣揮安

有不打之理拳毆之說元犯自服足踢之狀屍親為證

時當酷熱極力鬪鬨鍬杴之外又使拳足神昏氣塞遂

至卽斃何可強歸之於中暑挾食乎兩眼之合雖載檢

狀舌與糞門初無所論捨其分明之實因強求臆料之

形證有欠重獄體之道依前同推斷不可已

判付曰此獄段蓄憤於竊稻之恥起鬧於設芻之說卽時

行究當日致命實因明白詞證俱備分比不喻奪鋤傷耳拔木打頭既已一一承款於考覆之招而敢以飮毒之說忽地變詞十三年同推一向抵賴究厥情狀尤極兇頑準前道啓論傷處器仗之不相應者亦未見的當細閱文案毫無可疑采江身乙依前同推

臣議曰頭顱額角部位雖重皮破肉綻痕損又深然後方可致死今考諸致其皮肉之暈與不曾破綻都無所論意者其傷本不深重無異乎皮擦血瘀之類故檢官道臣咸以爲疑也道啓太不理勝曺啓亦欠舒究惜乎行檢之初其部位之輕重痕損之淺深都無所論故歲

久獄老遂無追覈之路矣

傷病之辨十顯然戳踢誘之飢病根由督債實曰被踢

咸興民尹浹殺金中集覆檢跋詞曰令此屍身遍身青黑肉色變動而左右脇傷痕顯然無疑此真法文所謂打著要害分寸深重當下致死者而申一星之招曰兩人執髻足踢腰間則詞證亦明矣實因段以被踢致死懸錄爲乎於尹浹之招曰死者本來抱病因飢添感怒於督債擲身自盡是乎乃屍親則曰年前腰痛近來微感皆已差勝是如爲乎旀屍親既有灸痕雖非無病之人腰痛本非急症豈有猝死之理傷痕明白證招歸一雖欵辭

戚其可得乎正犯段以尹浹懸錄爲乎旀干犯段兩人相

鬪無人干涉故以無乎懸錄爲乎謂旀無之○批評白殺獄未

必皆有干犯屍帳目錄雖塡無字跋文論理何必措辭

此衍文也

本道啓曰此獄段當初相鬪之狀旣出一星之招其兄

其妻雖不目見告訴旣明傷痕又緊成獄償命本無可

疑是乎去乙始云被打終又被踢獄老生奸二三其說是乎如

蓋此尹浹交通屍親與之私和三書徃復奸情必露而

中好輩忘弟護讎背義變詞情狀可惡是白乎旀一星段怯

於威令前後變招手脚荒亂語不成說是乎如上項尹浹

更加嚴訊俾伸三尺何如

判付曰尹浹獄事段獄老生奸雖曰有之未有如此獄之至巧至密者是如乎以兄則證之以妻則憐之笠下私情獄中妾札可見其綢繆宛轉之狀雖使把者自明何以加此並與最初之懺之兩漢一辭變招牢不可破如非貨賂之肆行豈能得人之死力至此哉此而漫漶不即成獄從此諸道獄囚之稍稱饒富者皆將符同屍親粧出變招三尺至嚴寧有是也大抵兩檢後反案特是不常有之事實因詞證宜從檢狀此囚段決不可擬議傳輕依前嚴訊期於輸款爲是矣獄貴審愼另飭推官別出意見各別詳覈如有

可以登聞之端卿其具由狀聞[爲旅]中好令色等蔑倫敗紀不可數次刑訊而止並加刑之配[爲旅]殺獄文案何等審慎而本道則覆檢招辭一不載錄誤書疊書非止一二何不照檢[是喩隱]卿則推考

傷病之辨十一[新受毆踢素抱痼病根由報怨實自被打]

价川民李正白殺張德男　檢案關

判付曰殺獄傅生之親或曰傷處柔軟而實曰不明或曰參證違錯而詞案不備或曰其跡難貫而其情可原有一於此乃可疑到[是如乎]此獄[段]腦膛脇肋等三處俱是血癊堅硬實曰不可曰不明也裵鄭劉尹等諸招亦無毫髮差

殊詞案不可曰不備也宿憾未泄新憤又激用意下手明
若觀火則亦不可謂之情有可原也但此致死人德男素
抱痼疾時當極熱與之相鬪此顚彼仆乃被正白極力揮
擲於磊石之上猶能買食甜瓜轉至酒幕畢竟嘔吐不止以
至於致命詳其本末無或由於因病中暍是隱喩東令道伯
詳採事情嚴問囚獄出意見論理狀聞後稟處
臣議曰雖有痼疾不被打傷其病未必死也雖當極熱
不被打傷其暍未必中也當極熱之時打痼疾之人不
可曰不料其死也當顚仆之餘擲磊石之上不可曰不料
死也煩悶之極雖食甜瓜瘀血上衝遂成嘔吐迷亂之

步雖至酒幕毒氣中亘仍以致命右右思量未見其生路也

傷病之辨十二（告以毆踢意在病患根由皆債實因被打）

汶川民李戒昌打朴宗日檢案闕

判付曰按無證之詞揚難驗之罪漢儒有言而王政之當戒者朝家於此獄亦以為然耳正犯（是在）李戒昌緣云愚氓尚有人心借令朴宗日轉輾推托不償而逋欲推渠一索之銅輕殺他七尺之軀尤諸常情必無是事況（旀）執袂摻手縱似鬪鷄之狀分義釋憾忍有置鴒之理且考屍帳腦膛脇肋諸般傷處俱不堅硬（分叱不喻）者證諸人閱月訊推了

無變辭只云矢死無他不忍誣人雖使戒昌自爲之說豈
有加於此哉唯彼諸人有何惡惡於宗日而無意左程有
甚好情於戒昌而甘心立幟屢被箠楚之苦牢諱殺越之
擧乎又若朴𤨒文者士族也士族爲此賤流忍杖不服太
不近理刑官之執此起疑亦云的確屍親之招曰宗日病
死之狀翌朝始知又曰宗日被打之說其妻來傳末乃曰
宗日病勢聞諸兒輩前後所援各相逕庭此殆以償債一
事積憤在中及此邂逅而致斃必欲憑藉而逞憾也雖然
毛孔血出目瞋氣塞等形症又何爲而無端現出乎此又
難曉大抵疑罪猶可傅生年前審理初不擧論道伯有不

審之失李戒昌合施次律分付該道嚴刑減死定配

臣謹按此獄似於相鬪之夕分義共食朴宗日自此得病而死有毛孔血出等形證屍親疑於義中置毒有此發告也未見檢狀不見詳也

傷病之辨十三 年老被搗氣絶無痕 根由討奸實因被搗

信川民李奉京殺崔太化巡營題詞曰實因之無端的詞證之不分明雖使可疑以理推之則太化之口足以招禍奉京之心必欲辨誣想其爭鬪時頭勢必有殺變而後已毋論詞證與實因無病之人被其揮擠翌日致死夫孰曰太化之死不由於奉京乎既以斁倫之醜

談誣人於罔測之科則奉京雖是平順之人其肯順受
其誣謂其癃老歸之妄言而止哉滚成詰鬭至於拔毁
室屋則其忿怒之氣自不禁捽曳毆搯之交加此理勢
之固然者也初以穢物納諸口中末又两日往詰言根
言根未覈忿心愈激驅往崔寡之家轉向文化之地則
其間無限困迫無限威逼不言可知左右顖角及脊背
膝下種種傷痕明是爛熳被曳之跡不喻吪奉京之招夫
既曰執手曳出可見其不敢全諱年老人被搯氣絶無
痕而死昭載法文則奉京烏得免正犯之律乎李召史
既聞醜淫之說豈無齊憤之心同往起鬧安得不助勢

而共毆乎終始發明誠極巧惡以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
手待用刑約日會推並加嚴刑得情爲旀李東九段目見
太化顛仆之狀諉之黑夜不辨搗毆而千京之擁還其
父也謂以何不仍置於奉京之家云者明知其被打將
死而然是旀金春已段相鬪致死之說旣傳於里任終諱
於檢庭俱屬不直並嚴囚取招餘外諸人別無可問之
端一併放送爲旀李召史段同往共鬪松棒打背則當爲
下犯而初檢之以干連懸錄大是做錯初檢刑吏嚴刑
次附過○按原檢狀必云被搗無痕故嘗題如是也凡
遇被搗無痕之獄宜考此案不可以癃老之故疑其或

病死也